

# 让文艺评论告别“高冷脸”

马忠

# 双塔

近日，吴子林先生在《文艺报》发表《理论文章也可以是“文学”的》一文，提出理论文章应该打破枯燥的学术套路，写得像文学作品一样鲜活有文采，既有深刻思想又能让普通读者读得进去。这一见解切中当下评论写作时弊，笔者深以为然。

现在文艺评论最大的毛病就是文章太死板，读起来干巴巴的，这直接影响了评论该发挥的作用。文艺评论得跟上时代，回答当下大家关心的问题，但不能光讲大道理。评论工作者写文章，既得有专业分析，又得有个人风格，把理性分析和感性表达糅到一块儿，让文章更生动、更有看头，这样读者才愿意读，评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

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，可谓风生水起，堪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辉煌时期。究其原因，固然是当时的文学批评在历史转型的大结构中，既参与了历史的重建，又推动了文学回到自身的进程。纵观那些精彩的文学批评，无一不是带着批评者的个性色彩，不但文辞荡漾，而且字里行间，看得到批评者的人格和性情。换言之，只要阐释从文本出发，就必然会与文艺共振，通过批评彰显文艺的感性、诗意和审美意蕴。反观当下，越来越多的文艺评论成了理性、理论先行，充满各种概念和术语，而较少主体的体验、感悟和直觉表达，缺少从文本出发的解读和分析。怎能不让读者敬而远之呢？

文艺评论也是一种创作，只不过它牢牢立足于作品的

文本或具体的文艺现象，作出性情与理性兼备的价值判断与审美阐释。这种评论思路紧跟文学的审美特征，使文艺评论呈现“文艺味儿”，具有诗意和美感，而不是和哲学批评、时政批评毫无差别。所以，转作风改文风树新风，要求评论者要有文体意识的觉悟，评论文体的解放与革命最直接的成果是使新时代评论文章具有文采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是不拘一格的形式。过去评论文章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格式，规范化的长篇大块理论文章的格式。这固然体现了理论评论的理论性、严肃性品格，但古今中外许多具有真知灼见、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而传之后世的文论、诗论，并非都出自“大块论文”，而是出自各种样式。如中国古代众多诗话、小说评点，古希腊柏拉图的《文艺对话集》，现代鲁迅、陈望道、朱光潜等许多优秀的文艺批评，都是以杂文、对话体、随感等样式写成的。有的虽然每篇只有几百字，但言简意赅，提出新的观点，切中要害，读者每看一篇，都能受到一点有益启示。因此，除各种专题性、综合性的长篇论文外，还应倡导不拘一格，有多种文体的评论文章，丰富文艺评论的表达方式，提高文艺评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。

二是富有文采的论述。文艺是美的领域，文艺评论是美的思绪，它的任务是发掘美、阐述美、肯定美。每一幅（幅）作品，都是作者情感与才华的结晶，它们以独特的姿态，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世界的感悟。评论者不仅要解

读作品表面的美，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意，让观者在我们的引领下，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。实践表明，文艺评论文章完全可以做到既有理性的光芒，又有感性的温度。在论述中融入文采，让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充满生命力，让读者在享受美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评论者对于艺术的深刻理解与独到见解。

三是真挚炽热的感情。文艺贵在情感，文艺评论亦非无情物。没有感情的评论文章，总是干瘪、枯涩、平庸、味同嚼蜡，而浸润着浓郁感情的评论文字，其表现形态往往是语畅辞达，文采飞扬。而这种情感，不能从外面灌输进去，它必须滋生在对艺术形象的深刻感受和精辟分析基础上。评论者进入了作家的情感世界，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冒险，明代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中讲：“尔心非我心，焉知我心之有得也。以我之心，置于尔心，俾其得我之得，虽两而一矣。”就强调评论家应当以心换心地进入文本，以深切体悟的方式，追求与作家情感共鸣、心意相通。当代许多评论文章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、洋溢着诗的激情，文字摇曳多姿、情感气势起伏，强烈地感染打动了读者。

当然，也应该指出，文采毕竟是对文艺评论一个方面的要求，不是说文采便是一切。文艺评论有逻辑有分析，还有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哲学、心理学以及文艺本身全部知识。文艺评论首先是评论，其次才是文学和艺术。如果不顾文艺性，就会失去读者，但过于单纯追求评论文采，就会失去评论本身价值，要做到二者兼顾。

人的一生，会有很多的送别场景，这样的依依，那样的不舍。爱有多深，情就有多长；情有多深，心也会带多远。每逢离别之时，纵有千言万语，又怎能道尽心头的牵挂和不舍？从古至今，离别的场面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，送别的语言也千变万化，描不尽一片情，写不尽一腔血。无论是涕泪涟涟的泪别，还是撕心裂肺的心别，或是荡气回肠的壮别，这一曲曲离歌别酒，无不让人为之动容。尤其是在唐诗的浩渺星空中，送别诗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流星，划过心灵的天际，闪耀着无尽的忧伤。这些诗作不知感动过多少人，牵动过多少人的心弦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令人心碎的诗之世界。

泪水滴落，是离别的诗篇。泪水滴落的那一刻，好似珍珠洒落心湖，离别之痛，刻骨铭心。

“一曲离歌两行泪，不知何地再逢君。”这是韦庄在衢州江上送别李秀才时的吟咏浅唱，通过音乐和泪水，直接表达了内心的感动和悲伤。同时他在问自己，这种别离之后，又不知在何时何地才能再次相见，透露出深深的思念之情。杜牧在《赠别二首·其二》之中面对离别，感叹“多情却似总无情，唯觉樽前笑不成”。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。”四目相对，爱意满满。此时，唯有宴席上的蜡烛仿佛还有惜别的心意，还在替离别的我们流泪到天明。

“近来攀折苦，应为别离多。”长安城外，王之涣与友人即将离别之时，正值杨柳生长的春季，于是王之涣有感而发，写下了这首《送别》诗。尽管春风中一株株杨柳树，沿着御河两岸呈现出一派绿色。但最近攀折起来已不是那么方便，我想这应该就是因为此时离别的人儿太多吧！古时折柳赠别是离别的情意缠绵之体现，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那份不舍以示挽留之意吧！

心的离别，是离别的伤痛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

“南浦凄凄别，西风袅袅秋。一看肠一断，好去莫回头。”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在白居易的《南浦别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西风袅袅萧瑟的秋天里，到南面的水滨送别亲人，心情倍感凄凉。回头看一次就肝肠寸断，请您放心前去，再不要回头。那样我更难受。

同是心的离别，而孟浩然《送朱大入秦》却又有不同。“游人五陵去，宝剑值千金。分手脱相赠，平生一片心。”我们知道在古代，宝剑的文化意义深远，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，还在文学和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文人墨客常以剑喻德，剑在文学作品中象征着气质和性格。宝剑出神入化的形象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孟浩然在送朱大时这种宝剑赠英雄，既是侠义形象的刻画，又是友情的进一步升华。你什么时候看到宝剑，那就是我的心。

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这是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二首·其一》中最真挚的吐露心声之词。从清澈无瑕、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，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的深情。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王昌龄《送柴侍御》中的诗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吟诵。诗人这种迁想妙得的诗句，既富有浓郁的抒情韵味，又有它鲜明的个性。把两地距离由远化近，突出强调了心理距离之近，更是一种创新性的表达。

最能够撼动人心的离别当属属别，让人感觉，分离不再是悲伤，是另一种相聚。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这是何等悲壮之别。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这首诗，这句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强烈、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。所以这是一场深情悲壮的离别，但又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。这首诗在唐代便被谱成歌曲演唱，称为“阳关曲”。

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中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。“城阙辅三秦，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”这首诗一改以往传统离别诗的写法，没有悲凉凄怆之气和悲苦缠绵之态，没有纤弱和黯然，除了深情厚意的情怀吐露，更多的是劝勉和叮咛朋友，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、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。

只要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，纵使你到天涯海角也如近在比邻一般，这是何等洒脱和壮美！由此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也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。

该诗之所以能够为历代诗家所推崇，成为名作，是因为诗作独树碑石、变化无穷、意境优美，犹如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，包容着无数的丘壑，有看不尽的风光。读后让人感觉酣畅淋漓，豪迈奔放。

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高适的《别董大》又是何等的洒脱。这样的离别怎能不让人心潮激荡，感慨万千。

诗意的离别能开出艳丽的花朵，让人们觉得离别这种事情也是那样美丽。千百年过去了，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品味唐人的这些诗作，依然觉得还是那样情深意重，宛若琴弦上婉转悠扬的天籁之音，直击人的心灵深处，那些浓墨重彩如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画面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之美。

## 温厚笔触下的蓬勃少年 ——《山下午锄二》的人物塑造

李馨



《山下午锄二》书影

与伟大作品来一场较量

金汝平

扼杀。读者止步于读者，哪怕是一个好的读者。而伟大作品也激发起另一些特殊读者的复杂感情。一方面是承认，另一方面是否认。一方面是热爱，另一方面是热爱中的叛逆与抗争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，世界浩瀚的美与丑等等未知，仍等待着后来者去无畏地冒险、探索。什么诗到唐代已写尽了，什么荷马但丁以后无诗人了，都是屈从于文学强大秩序的悲叹之音，充其量暴露自身的虚弱无能罢了。不少人奋力而起，挺身而出。并以自己的强力意志与才华，和那些伟大作品生死相搏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也要写得和他们一样奇妙、一样好！这时，读者变为作者，文学史才这样光怪陆离、百鸟齐鸣、百花齐放。

当然，写作是极为艰难之事。信手涂鸦，即成佳句，一挥而就，皆为名篇，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？做黄粱梦吧。关山重重，杀机四伏，魔城鬼域，寸步难行。如此神话，不过是文学史上的鬼话，真实而残酷的情况是“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为了选中一个字，写作者需反复推敲多个字；为了留下一首诗，诗人得写出许多诗，然后承受时间无情苛刻的选择！辩证法早已森严地启示我们，愿我们的耳朵能够听懂它的启示、它的教诲。

另外，那些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家，耗尽生命，用语言的累累巨石，建筑起坚定强大的精神堤坝，耸立无数世纪，也最终被时光流水冲垮。的确，时间之前，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，没有什么是牢不可破的。但这就是他们的劳作、他们的壮举、他们的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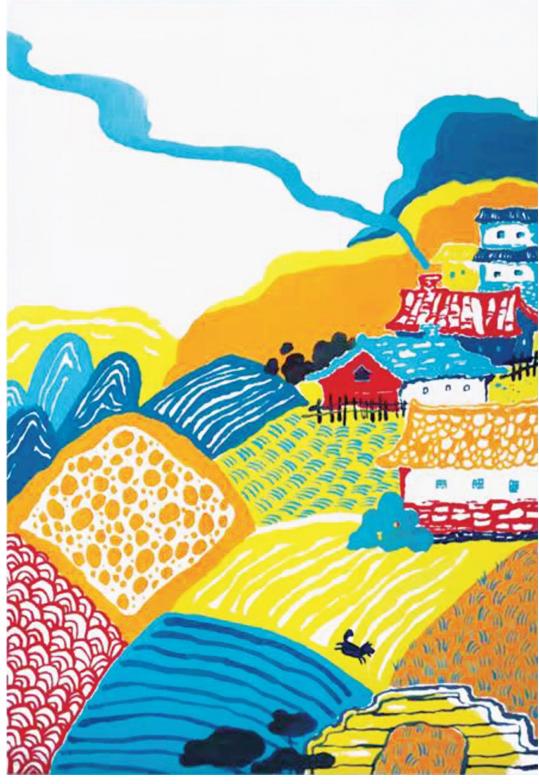
向经典作品学习，向每一代经典作家敬礼！

一切都是那样原始又自然，山间万物袒露着自己，并与乡人赤诚的灵魂紧贴着。跟随万周的身影，我们感到山间的雾霭和虹霓带来了久违的清新和自由之感。如果不是有丰富的乡土经验和对乡村的绵长情感，作家的书写不会那样得心应手。蛇皮的冰冷与绵软，菌盖中满布的蛆虫，连翘果实的色泽与香气，信手拈来又贴合情境的山歌与方言谚语……借用伍尔夫对E.M.福斯特的评价，如果说这些对乡村风物的描写是一种浓密而坚实的躯体，那么作家正是用一种精神的光芒使这躯体获得了蓬勃的生机。

更重要的是，葛水平对乡村生活及其依托的山林自然的书写，并非旁观和描绘，而是更接近于感应和体察。人和自然的深度呼应，在万周偷马尾毛的夜晚达到高潮。对于将农村生活作为经验而非体验的作者而言，自然始终是一个与人能够声气相通的所在。正是这种声气相通，让小说情节与氛围如此和谐，达到醇厚圆熟的艺术境地。

暑假结束了，万周这个“没王的蜂”要上中学了，镇上的中学语文老师代替五叔成为万周新的榜样。这个乡野的精灵将带着他全部的乡村经验，接受学校和社会给他的教养，体验成长与收获。

葛水平曾感慨：“童年流溢在望远的目光中早已不归，可为什么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迎风奔跑的年龄！”通过作家温厚细腻的书写，《山下午锄二》使温热的乡土生活和灵动的乡村少年又第一次在纸上活了起来。葛水平是为迎风奔跑的年龄塑像，也将远去的童年做了美好的定格。



《山下午锄二》插图

一名写作者要做的，便是借助大自然说话，跟着生活一起表达：替草木说话，我用绽放的语言；替河流说话，我用清澈的语言；替雪山说话，我用高洁的语言；替大地说话，我用沉浑的语言；替野生动物说话，我用率真的语言；替牛羊说话，我用谦卑的语言；替日月星辰说话，我用闪亮的语言；替牧人说话，我用虔诚的语言。

在我们这个语言膨胀的时代，文学写作的第一要义，可能还是用尽可能少的话说尽可能多的东西。删改对作家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，就是进一步去除自恋。

——杨志军

——石一枫

一篇短篇小说就是一幕人生戏剧、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一种生存智慧和哲学，如何截取描摹这段生活至关重要，没有好的结构方式便匆匆下笔，正如一个莽撞无能的伐木工面对一棵大树，这里砍三下，那里锯两下，结果出力不讨好，终究不得要领。——张学东



经典漫谈

(61)